

“异史氏曰”琐议

——读《聊斋志异》

马振方

古典名著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。作者蒲松龄取法《史记》“太史公曰”，每于篇末发点议论，名为“异史氏曰”。会校会注会评本所收四百九十一篇之中，计有“异史氏曰”一百九十四则。与一般小说的议论文字易遭冷遇的情况不同，“异史氏曰”深受人们的重视和喜爱。研究者自不必说，普通读者也津津乐读。这到底为什么？此是本文讨论的问题。

言出肺腑 激情灼人

《聊斋》是作者的“孤愤之书”，是假“鬼狐史”写“磊块愁”的。蒲松龄虽然一生不得志，却始终是个积极入世者，对人对物、于时于事十分热心。官场的黑暗，仕途的混沌，世情的险恶，使他满怀激愤之情，有一肚子要说的话。假鬼狐不足尽其意，就情不自禁从幕后走到台前，痛陈所感，直抒胸臆。其势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；骨鲠在喉，非吐不快。喷吐出来的常是激昂慷慨的火辣辣的语言：“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。使怨者常为人，恨不令暂作虎！”（《向杲》）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！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

况有猛于虎者耶？”（《梦狼》）“余欲上言定律：‘凡杀公役者，罪减平民三等。’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！”（《伍秋月》）这等议论极剀切，又极痛快，激情横溢，热烈灼人，与其说是议论，毋宁说是抒情，熔二者于一炉，乃情、理之合璧。可作声讨赃官恶史的檄文来读，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。

怀抱奇才而“终困场屋”的蒲松龄，言及科第举业、世态炎凉，也总是悲愤交加，不能自己，笔酣墨饱，情见乎词。看下面两段“异史氏曰”：

嗟呼！遇合难期，遭逢不偶。行踪落落，对影长愁；傲骨嶙嶙，搔头自爱。叹面目之酸涩，来鬼物之揶揄。频居康了之中，则须发之条条可丑；一落孙山之外，则文章之处处皆疵。古今痛哭之人，卞和惟尔；颠倒逸群之物，伯乐伊谁？……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，顾安得令威复来，而生死从之也哉？噫！（《叶生》）

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。“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”。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駭而走者，盖几希矣。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？呜呼！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所求之耳！（《罗刹海市》）

前者是对生“困名场”、死“入北闱”的叶生所作的论述，后者是由以丑为美、颠倒妍媸的罗刹国引起的议论。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内心积郁的直接倾泻，如泣如诉，如焚如捣，悲怆沉抑之气充乎其间，愤叹感慨之情溢于言表。诗人们说，诗是思想感情的凝聚。将这两段文字作散文诗读，该是当之无愧的

吧？

“异史氏曰”的见解自有深刻、高明之处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怎么深刻、高明，宣扬了不少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。便是上面抄引的两段，那感情也不是毫无问题，质而言之，包含着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成分。不过，有一点是明显的，一百九十几则“异史氏曰”说的都是真心话，发自肺腑，传出心声，从多方面表现着这位古典作家，既不象狐鬼故事那样隐晦曲折，又没有应酬文章的装束之态，而将其思想、情感——进步与落后，所长与所短，连同种种内心矛盾，有声有色地和盘托出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蒲松龄。读这些文字，仿佛听这位古人在说话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言，时而慷慨陈词，时而冷嘲热讽，时而又谈笑风生、妙语解颐，不但可以了解其思想观点，还可以想见其心理、品格，甚而至于音容笑貌，真所谓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热情洋溢之作，总有作者的形象在其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整个“异史氏曰”有力地塑造着一个人物，即作者自己。这就与一般小说的议论文字截然不同，无怪那么吸引人、感动人，富于艺术魅力了。

短小精悍 言简意赅

这是“异史氏曰”的另一特点，也是让人乐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代小说中的议论可能比蒲松龄的观点更正确，但如《聊斋》议论之简短者实在少见。前者动辄数百言，以至千言以上，长篇大论，不厌其烦。后者一般几十字，最短的只有十八个字（《张氏妇》），虽有几则“异史氏曰”达数百字，但不是单纯发议论，而有描写和叙述，当作别论。

《聊斋》的议论不但短小，而且精悍。蒲箬在《柳泉公行

述》中说：“思所及，中人情之膏肓；笔所书，导物理之肯綮”，这并非对他父亲的过誉之词。蒲松龄常以寥寥数语道出一种物理人情，明晰透彻，言简意赅。如《阿宝》论痴：

性痴则其志凝。故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世之落拓而无成者，皆自谓不痴者也。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，顾痴人事哉！以是知慧黠而过，乃是真痴。彼孙子何痴乎？

读这种少而且精的议论式结尾，如饭后饮茶，既有助于对全篇故事的消化理解，又能从中汲取养料，滋长精神，费时有限，收益颇多。

忘了什么人说过，大作家都是思想家。蒲松龄是个封建文人，受着多种传统观念的羁绊。但他有正视现实的眼睛，“孤介峭直”的性格和一颗仇恨邪恶势力、同情人民疾苦的善良的心。这与他所处的时代、环境有着深刻、尖锐的矛盾。一些真知灼见即从此中发生出来，闪着熠熠动人的光芒，加上深厚、独到的文字功夫，往往能够一语破的，鞭辟入里，文理并茂，荡气回肠。《王十》论盐道之弊就是一例：“盐之一道，朝廷之所谓私，乃不从乎公者也；官与商之所谓私，乃不从乎其私者也。”这开头两句就很精粹。冯镇峦评它“洞见症结”，“可当一篇盐法论。”再看下文：“漏数万之税非私，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；本境售诸他境非私，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，冤矣！律中盐法最严，而独于贫难军民背负易食者不之禁；今之一切不禁，而专杀此贫难军民！”真是“层层驳，语语快”，句句中肯，字字有力。而最有光采也最精采的还是后面这几句：“然则为贫民计，莫若为盗及私铸耳——盗者白昼劫人，而官若聋；铸者炉火亘天，而官若瞽；即异日淘河（指死后被罚淘奈河），尚不至如负贩者所得无几，而官刑立至也！”这篇“异史氏曰”议论较长，达三百字，

而读者但见其好，不觉其长，仍有言简意赅的特点。

《聊斋》很少有那种大而无当的空论。作者多于所见所感最深之处着笔落墨，把现实生活和作品形象激发而爆的思想火花凝成简短、精辟的文句，星散在各篇之中，成为重要思想精华。例如：

“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”（《促织》）“昔之民社官，皆势家役耳。”（《王大》）“普告天下大人先生：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，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！”（《鬼哭》）“物之尤者祸之府。”（《石清虚》）“天上多一仙人，不如世上多一圣贤。”（《杨大洪》）“下者益谄，上者益骄。”（《夏雪》）“不遭跋扈之恶，不知靖献之忠。”（《珊瑚》）等等。这些话是可作警句读的。

冗长的“异史氏曰”只有《马介甫》一篇。它全部引了大掉其书袋的《妙音经序言》，不唯思想大谬，文章也嫌臃肿、堆砌，意寡词繁。倘非研究，可以不读。

画龙点睛 发人深思

“异史氏曰”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与形象结构之外，剪去它们，事件、人物依然完整。如果议论一般化，或者只是作品思想的简单重复和直白，就会成为多余的东西。将一百九十四则仔细检点，确有一些类乎蛇足，删去为佳。更有甚者，如《青娥》，故事生动委曲，霍生钻穴凿壁的形象也很可爱。而异史氏却说：“钻穴眠榻，其意则痴；凿壁骂翁，其行则狂。仙人之撮合者，惟欲以长生报其孝耳。”如此酸腐之论真是大煞风景，有伤读者的脾胃。不过，此种情况是少数，更多的不是画蛇添足，而是画龙点睛，从正文故事、形象生发出来，又照亮故事和形象，增强作品

的思想性和感染力。

《聊斋》多取神话题材，多记鬼狐怪异之事，虽也反映着现实社会，毕竟隔着一层，不很直接。作者恰当的点拨常能开阔读者的思路，使作品的现实意义更为鲜明。《李伯言》写阴间断案不得徇私：阎罗一动偏袒之心，殿上登时起火，“焰烧梁栋”。

“异史氏曰”将阴间和阳世联系起来，作一对比：“阴司之刑，惨于阳世；责亦苛于阳世。然关说不行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。谁谓夜台无天日哉？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！”如此一点，自然引起人们对于现实深入地思考，从而达到阳世暗无天日的结论。《王六郎》也是这样——写渔夫与溺鬼为友，溺鬼作了土地神，渔夫远道往访，相知如故——乍看只是歌颂至诚的友谊，加上事涉怪诞，讽世之意易被忽略。异史氏以“置身青云，无忘贫贱”八字点出要旨，随即叹曰：“今日车中贵公宁复识戴笠人哉！”此句一出，豁然开朗，使人有云开日见、意象一新之感。

就与正文的关系而论，《潍水狐》的“异史氏曰”是独具特点的。它简直就是整体构思的一部分。狐翁交纳甚广，唯独不肯见邑令，因“彼前身为驴”，“羞与为伍”。读到这里，已觉构思巧妙，忍俊不禁，但还不甚理解以驴比令的深意，也就不能尽得其妙。再看“异史氏曰”：

驴之为物庞然也。一怒则踉跄哮嘶，眼大于盂，气粗于牛，不惟声难闻，状亦难见。倘执束刍而诱之，则帖耳戢首，喜受羁勒矣。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饮糲而亦醉也。愿临民者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

这是全篇重要的一笔，活画出为官如驴的丑态和本质。读之大悟而又大快，回头再想那构思，愈觉巧妙，新奇，境界层出，仿佛

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有些怪异传说，思想是很复杂的，显而易见的意义未必可取，甚至有害，而某种潜藏很深的思想因素却很可贵。作者以其独到的眼光将它发掘、强调出来，遂使作品大为生色。《三生》（见三会本卷一，非卷十之《三生》）就是个突出的例子。某缙绅由于“行多玷”，死后被罚作马、作物、作蛇，后因“不残生类”，复转为人，且“举孝廉”。如果单看这故事，显然是宣扬善恶报应，因果轮回。而异史氏曰：“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。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。”这一笔可谓奇峰突起，天外飞来，出人意表，发人深省，把读者的思路和作品的矛头一并引向王公大人，致使轮回思想黯然失色。这就不止于画龙点睛，直近乎点铁成金了。

锦上添花 相得益彰

“异史氏曰”并非全是议论文字，还创造了形象——正文以外的形象。篇幅较长的多有叙述和描写，或记人物事迹，或摹社会情状，无不生动逼真。它们与正文形象相类，思想相关，成为正文的有力补充，如锦上添花，相互辉映，相得益彰，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，艺术上也有所创造，独具一格。

《聊斋》继承史传文学的传统，叙事简捷、明快，顺畅如流；形象多用白描，着重写意；其结构虽也疏密相间，浓淡有致，但绝无大段细腻的铺陈文字，以免阻碍情节的发展。而“异史氏曰”全然不受这种限制，得以姿意舒展笔墨，铺陈渲染，产生了一些浓墨重彩的艺术描写。作者那支生花妙笔将某些生活情状描绘得淋漓尽致、维妙维肖。看《赌符》描写赌徒贪博：“盘旋五

木，似走圆珠；手握多张，如擎团扇。左觑人而右顾己，望穿鬼子之睛；阳示弱而阴用强，费尽罔两之技。门前宾客待，犹恋恋于场头；舍上火烟生，尚眈眈于盆里。忘餐废寝，则久久成迷；舌敝唇焦，则相看似鬼。”虽然用的骈体，但遣词造句都很自然，是浅近、通俗的文言，生动、流畅、富于色彩，有很强的表现力。再看《王子安》的“异史氏曰”：

秀才入闈，有七似焉。初入时，白足捉篮，似丐。唱名时，官呵隶骂，似囚。其归号舍也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末之冷蜂。其出场也，神情恹怏，天地异色，似出笼之病鸟。迨望报也，草木皆惊，梦想亦幻：时作一得志想，顷刻而楼阁俱成；作一失志想，则瞬息而骸骨已朽。此际行坐难安，则似被縶之獠。忽然而飞骑传人，报条无我，此时神色猝变，嗒然若死，则似饵毒之蝇，弄之亦不觉也。初失志，心灰意败，大骂司衡无目，笔墨无灵，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；炬之不已，而碎踏之；踏之不已，而投之浊流。从此披发入山，面向石壁，再有以“且夫”、“尝谓”之文进我者，定当操戈逐之。无何，日渐远，气渐平，技又渐痒，遂似破卵之鹪，只得衔木营巢，从新另抱矣。

作者一生多次入闈，屡试不第，此中况味，体会良深。一气连用七个比喻，极尽形容，又层层雕镂，精细入微。落第秀才的种种情状都被摄入这段文章，穷形尽态，无以复加，与王子安梦中及第，“大呼长班”的正文故事珠连璧合，两者对观，益见精彩。仿佛同一主题不同风格的两幅画，各具特色，各有千秋，彼此映衬，意趣盎然。

与正文“搜抉奇怪”相反，“异史氏曰”中的故事几乎全是生活见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也是正文的有益补充。个别篇章，

如《韩方》，正文并不怎样出色，无非证明孝能通神，而“异史氏曰”记录的官隶捉人，“比追‘乐输’”的琐闻，却尖锐地讽刺了腐败的时政，有其鲜明的社会意义。

借题发挥 痛快淋漓

据张元所写的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记载，蒲松龄完全不是“雄谈博辩、风义激昂”之士，而是个“蕴藉深远”的“恂恂然长者”，以至于其言“訥訥如不出于口”。他将一腔孤愤、满腹牢骚、平生感慨，寄之于笔端，但得宣泄抒发的机会，从不轻易放过去。这是“异史氏曰”得以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。这种长短不拘、灵活多变的文章形式给了他极大的抒写便利和自由，不但可以评价作品中的人和事，还可以由此及彼，借题发挥，直接地痛快淋漓地抨击社会的种种丑恶，构成了这部名著思想内容上的一个值得珍视的部分。有些篇正文很短，“异史氏曰”却很长，那一般都是借题发挥的结果。《夏雪》记述一则大王神要人称他“大老爷”的民间笑话，不足百字，而后面拖一篇三倍长短的“异史氏曰”。看来作者深恶骄谄日盛的世风，慨叹“称之为不古”，便将康熙四十余年官绅称谓的变化、可笑一一开列出来（“举人称爷，二十年始；进士称老爷，三十年始；司院称大老爷，三十五年始……若缙绅之妻呼太太，裁数年耳。”），极尽发挥，嘲讽的能事。

《聊斋》是小说，又不尽是小说，更不等同于当代意义之小说。少数篇什纯属怪异传闻的记录，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，只是由于“异史氏曰”的发挥，才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。《黑兽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。虎惧黑兽的怪闻不过说明“凡物各有所制”而已，异史氏由此联系到猕猴畏狻、任其择肥而食的情况，随后又

作了如下的类比和发挥：“余尝谓贪吏似猿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，而民之戢耳听食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亦犹是也。可哀也夫！”可以说，这篇短文的思想意义尽在“异史氏曰”的发挥之中，正文只是作此发挥的由头罢了。

还有这样一种情况：“异史氏曰”的思想内容与正文塑造的艺术形象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，作者只是巧妙地运用了两者之间某个偶然契合点（即表面形式的相似点），发挥一种重要思想，说出自己要说的话。如《劳山道士》，正文写王生慕道学仙，又“不能作苦”，穿墙之术没学成，头上碰个大疙瘩。故事的寓意是明显的，批评了“骄惰”、幸进、投机取巧。异史氏置此不论，而从穿墙法术上做出下面一段文章：

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，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。今有佗父，喜疾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痈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，治之曰：“执此术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”初试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。

指斥“舐痈吮痔”之行，抨击“宣威逞暴”之术，这是正文根本没有涉及的，是作者有感于现实的人生所作的发挥。王生的穿墙而行，与逞暴横行并无本质的联系，但在希图“行而无碍”这一点上相似相合。作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契合点，使上述发挥自然出之，水到渠成，毫无生硬、牵强之感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分量。

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

“异史氏曰”这种形式，取法于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，但不是后

者的简单模仿，而有其明显的发展、创造。“太史公曰”是史家之笔：着重评鹭历史人物的功过短长，平稳、庄重、笔力雄浑，篇幅、分量也多考较，趋于整齐而均衡。“异史氏曰”是小说家言，旨在抒发胸臆，讽谕世情，长短不拘，轻重不计，风格也与史笔迥然不同，尖锐、明快、萧洒、热烈，杂以幽默，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文学意味。

“文名藉藉”的蒲松龄确是一代文章巨匠，有多方面的写作才能。论理、叙事、状物、抒情，无所不长；叹喟、礼赞、诙谐、幽默，各臻其妙。异史氏既要宣泄“孤愤”和感慨，嘲讽、笑骂文字自然不少。由于作者观察细微、功力深厚，兴之所至，涉笔成趣，喜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既锋利、痛快，又含蓄、隽永，耐人寻味。看《夏雪》最末几句：“窃意数年之后，称爷者必进而‘老’，称‘老’者必进而‘大’，但不知‘大’上造何尊称，匪夷所思已！”这些话很有锋芒，却不剑拔弩张，富于强烈的讽刺效果。再如《金和尚》，记述主人公的汹汹财势之后，“异史氏曰”：

此一派也，两宗未有，六祖无传，可谓独辟法门者矣。抑闻之：五蕴皆空，六尘不染，是谓‘和尚’；口中说法，座上参禅，是谓‘和样’；鞋香楚地，笠重吴天，是谓‘和撞’；鼓钲铿锵，笙管教曹，是谓‘和唱’；狗苟钻嫌，蝇营淫赌，是谓‘和悻’。金也者，‘尚’耶？‘样’耶？‘撞’耶？‘唱’耶？抑地狱之‘悻’耶？

对主人公未下一句评断，而评断自在其中；未作一句批判，而批判最有力量。字不满百，含意深长；声色不动，妙趣横生。是议论，也是艺术，是幽默的上乘，笑骂的极品，令人百看而不厌。

以上是笔者管窥所见。但即此也能达到如下结论：读《聊斋》不可不读“异史氏曰”。